

東北作家群女性作家蕭紅及其筆下的女性

姚東海

摘 要

本論文以蕭紅的小說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探究蕭紅作為東北作家群之一員，在文學創作的架構下創造了怎樣的典型東北女性，而這些女性出自於怎樣的社會背景及根源。除此之外，蕭紅因為自身為女性及配合了切身的所見，也寫出了一些立體真實的女性。以上各項將於本論文中詳盡探討。

關鍵詞

蕭紅 女性形象 東北作家

一、緒論

蕭紅（1911-1942），本名張廼瑩，是中國 30 年代東北作家群當中的一位女作家。因為自身為女性，她的文字更着眼於女性身處的社會地位及所需要面對的各種痛苦，包括生育、受虐待及被物化等。尤其於她的著作《生死場》中，女性生活的辛酸、艱辛及生命的被輕視都深切地反映在該小說的女性角色內。而且甚多的主題都是圍繞農村間低下階層婦女，在「對於生的堅強，死的掙扎」¹下，任人擺佈，身體不由自主的命運。在文學創作上，蕭紅創造了真實而典型東北性格的女性角色，這也使蕭紅成為了東北作家群之中與別不同的存在。

（一）研究動機

¹ 魯迅：〈序言〉，蕭紅：《生死場》（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6），頁 30。

根據蕭紅的寫作方向和背景，她被歸類為東北作家群之一員。所謂「東北作家群」正如覃治華所指：「東北作家群是一個非自覺結成的文學流派，它沒有完備的組織形式、沒有綱領或是口號，他們的命運和時代緊密相連。」²雖然東北作家群並不是一個嚴謹而緊密地凝聚起來的組織，但在 30 年代，日本在東北建立滿州國，東北人民奮起抗日的背景下，他們的寫作題材都傾向包含抗日思想，喚醒人民共同為國家而戰。在他們的作品中，女性會被塑造出勇猛、堅強等的性格特徵。

蕭紅被定性為東北作家群之一，因其作品包含強烈的抗戰意識和呼喚民眾奮起保家衛國的內涵。雖然蕭紅屬於東北作家群，但寫作的特點卻與該群體有所不同，更值得留意的是她以自身為女性的角度、觀點及體驗，仔細描繪女性所面對的苦況。正如在蕭紅出版《生死場》時，魯迅（1881-1936）為其作序云：

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³

由此可見，蕭紅作為一位女性作家，更能以細膩的筆觸去反映低下階層，尤其是女性所面對的苦難。這種有別於其他東北作家的文學特質讓她成為了東北作家群中特別的一員。

蕭紅透過小說所敘述的悲慘女性及她們所承受的種種苦難，都與她自身的經歷和所見有關。如吳滿珍所言：

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是一定時期社會生活的反映，文學作品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作者的人生經歷、創作個性和心理特點直接影響到文學創作。⁴

蕭紅出生於東北呼蘭河的一個傳統家庭，她在〈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是這樣描寫她的父親：「父親常常為着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對待僕人，對待自己的兒女，以及對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樣的吝嗇而疏遠，甚至於無情。」⁵可見她自小就沒有得到父愛，並且在這種刻薄女性、剝削他人的生活影像和東北地主的家庭氣氛下成長起來的，這令蕭紅的《生死場》所創造的典型東北女性更為有血有肉，更真實。

² 覃治華：〈淺談東北作家群〉，《參花（下）》2014年第7期（2014年7月），頁159。

³ 魯迅：〈序言〉，蕭紅：《生死場》（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6），頁30。

⁴ 吳滿珍：〈大學語文教學中的詩歌教學模式探討〉，載胡亞敏、張岩泉主編：《以生為本——探索創新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研改論文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251。

⁵ 蕭紅：〈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張毓茂、閻志宏編：《蕭紅文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第3卷，頁187。

《生死場》是蕭紅的成名作，在當時的東北作家群之中，蕭紅脫離了主流的寫作風格，尤其於這部抗日作品之中，首 10 章節都着重描寫鄉村低下階層的女性，她們除了受盡父權社會下男性的各種折磨，更細說了生活的酸楚與女性地位之低微。蕭紅結合了自身的經驗，相比於抗日的國家大事，她更着重於女性身體的經歷描寫。而且蕭紅以不同女性角色的描寫，揭露了各種女性在父權社會下的辛酸生活和勞動的苦況，為的是作出無聲的控訴，並以女性的痛苦作為工具，表達了女性命運的悲哀。

對於蕭紅文學的研究，自 80 年代以來一直備受關注，而有關蕭紅的生平或寫作風格的著作亦日益增多。再者，蕭紅的生平資料、文集、文評及理論專書等也是本文所重視的研究材料。⁶在蕭紅的 31 年人生中，由成名至離世，雖然只有短短的 6 年多的作家生涯，但她所寫的作品甚為豐富。本文主要以蕭紅成名初期的小說 1934 年的《生死場》⁷作分析對象，打算探討蕭紅作為東北作家群中的一位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中所具備的特質——「在文學架構下所創造的典型東北女性形象」。

（二）文獻回顧

雖然蕭紅被定性為東北作家群的其中一員，但所謂的「東北作家群」，其實到目前為止學界仍然未有一個很清晰的共同定義，有些學者以作家的出生地作界定，有的則以其作品題材或所涉及的内容為界定。如賈治華指出，東北作家群應該有兩項共同的傾向，其一是「傳達出東北人民在屈辱和苦難中進發出來的抗日救國的呼聲。許多作家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懷着亡者失家的悲憤心情執筆為文的」；⁸其二是「鮮明的地域色彩。國土家園淪落使東北作家群對故鄉充滿着刻骨銘心的懷念。」⁹這兩項傾向都能「最低限度地」指出了一些作家是被包括在東北作家群之內，例如是蕭紅、白朗（1873-1914）、蕭軍（1907-1988）、端木蕻良（1912-1996）等。

⁶ 參考的著作包括單元：《走進蕭紅的世界》（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東南西北高飛客：《從呼蘭到香港——蕭紅新傳》（香港：香港獲益出版公司，2006）、陳潔儀：《現實與象徵：蕭紅「自我」、「女性」、「作家」的身份探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蕭紅：《蕭紅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季紅真：《蕭紅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及皇甫曉濤：《蕭紅現象：兼談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幾個感點（第 2 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此外，不可或缺的亦還有一些蕭紅的文集、文評及理論專書。本文所參考的包括蕭紅著，高玉琪編：《蕭紅經典作品》（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4）、王述編：《蕭紅《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香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蕭紅：《蕭紅小說散文精選》（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4）、蕭紅：《生死場》（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6）、蕭紅：《中國現代作家選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蕭紅：《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叢書 18 蕭紅呼蘭河上永遠的霞光》（北平：海風出版社，1990）、陳寶珍編：《蕭紅中國文學精讀》（臺北：書林出版社，1996），以及荒林、王光明著：《兩性對話：20 世紀中國女性與文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等等。

⁷ 東南西北高飛客：《從呼蘭到香港——蕭紅新傳》，頁 113。

⁸ 賈治華：〈淺談東北作家群〉，頁 159。

⁹ 賈治華：〈淺談東北作家群〉，頁 159。

此外，馬偉業概括出學術界一貫以來都對「東北作家群」有種流行的見解：「凡是 30 年代在東北生活過的具有反日愛國傾向的作家都應該劃入這一群體。」¹⁰另外，著名老作家關沐南指出：

蕭軍（三郎）、蕭紅（悄吟）、羅烽（洛虹）、舒群（黑人）、金劍嘯（巴來）、塞克（陳凝秋）、白朗（劉莉）、孔羅荪、馮至、楊朔（楊瑩叔）、林珏（唐景陽、達秋）、駱賓基、靳以、方未艾、陳涓（小貓）、高蘭、晉陀，翻譯家姜椿芳、金人、溫佩筠等，都是在哈爾濱起步成長的，加上從南滿走出去的作家端木蕻良、馬加、雷加，形成一個作家群體，被稱為東北作家群。¹¹

由此可見，雖然在界定東北作家群的問題上學術界未有一致的共識，但綜合上述各學者的見解，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等作家，因為在東北地區生活過，而創作中含有抗日救國的內容及東北鄉土情懷，故被定義為東北作家群。

再者，張英從文學作品的題材上辨識「東北作家群」，他認為東北作家群都具有一種寫作風格：「對侵略者的仇恨與憤怒和對家鄉的眷戀與讚美。」¹²如蕭紅的《生死場》、蕭軍的《八月的鄉村》、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舒群（1913-1989）的《沒有祖國的孩子》和白朗的《伊瓦魯河畔》。張英在面對「何謂東北作家群」的問題時，作出了與賈治華相類似的看法，就是東北作家群中的作家都有在作品中滲入抗日救國意識及對自己東北家鄉的鄉土情懷。但是以上學者都只限於從文學作品的題材上判別什麼是「東北作家群」，並沒有提及北東作家群在小說角色的特點及各種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作出研究。因為即使是同一群體，共同以抗日為題材所寫的作品，在人物的特質和塑造方面，亦可以突顯不同作家之寫作特質。

一直以來，不少學者在研究蕭紅的文學特質時，都集中分析肉體上的苦難或身體的悲劇，如張雪認為蕭紅在《生死場》中，對女性角色的身體悲劇的描寫暗示了婚姻是為女性帶來痛苦的其中一個原因。¹³崔舜華同時指出男性是造成女性生產痛苦的元兇，總之在蕭紅筆下，「男性之生與女性之苦——這種二元對立的形式，致使女性瑟縮在邊緣角落而承擔着男性所栽下的苦果。」¹⁴雖然要分析男尊女卑的觀念在父權社會拋不開男女二元的層面，而這的確是為女性帶來痛苦的其一原因，但研究應跳出男女這個二元對立的層面，女性亦有其他所承受的痛苦，例如是生活所帶來折磨及辛酸等。這是以上學者所忽

¹⁰ 馬偉業：〈對東北作家群研究中存在問題的再認識〉，《學術文流》2006年第8期（2006年8月），頁173。

¹¹ 轉引自馬偉業：〈對東北作家群研究中存在問題的再認識〉，頁173。

¹² 張英：〈論東北作家群的創作風格〉，《芒種》2015年第23期，頁106。

¹³ 張雪：〈男權社會中的自我救贖——盧隱與蕭紅女性悲劇意識研究〉，《劍南文學》2012年第12期，頁99。

¹⁴ 崔舜華：〈十里山花寂寞紅——略探蕭紅作品中的生命情調與女性意識〉，《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2期（2008年6月），頁127。

略的，亦是蕭紅在東北作家群中成為「特別的存在」之原因。

綜合而言，東北作家群當時面對的是 30 年代日軍侵華、東北家園淪陷的局面，再加上東北地區地勢荒涼，使東北作家在寫作抗日題材時都傾向把人物的個性塑造出堅毅和強悍的特質。但是蕭紅的作品中除了以上特質外，更寫出了女性所面對的淒酸，並在文學架構上創造出東北典型的女性形象。另外，以上不少學者都認為男權社會或男性是造成女性痛苦的主因，甚至將兩者畫上必然的因果關係。雖然女性在肉體上所受的苦難，不少都是來自男性，但蕭紅筆下的真實女性也承受着生活帶來的折磨。

下文將會探討東北作家群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和蕭紅筆下的典型東北女性，探究蕭紅儘管被歸類為東北作家群之內，但卻在文學架構下創造了典型東北女性，使她具備了與東北作家群不同的文學特質。

二、作為東北群的作家——蕭紅

不同的地域衍生出不同的文化，東北的女性就帶有男兒般的雄強氣魄。東北女性之所以會根性地內含這種性格，其原因乃與當地的自然環境有極大的關係。這正如普列漢諾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 1856-1918）在他的美學論文集所言：「每個民族的氣質中，都保留着某些自然環境的影響所引起的特點，這些特點，可以由於適應社會環境而有幾分改變，但是絕不因此完全消失。」¹⁵中國的東北地區由於地處邊陲，天氣長時間酷寒冰冷，溫差變化頗大，又多叢林郊野，因此一向就有「大荒」之稱。¹⁶這種既荒野又蒼涼的自然環境，使當地的原居民大多都過着原始般的生活。因為他們習慣了與殘酷的環境肉搏求存，所以東北女性堅毅勇敢像男兒的性格就從惡劣的自然環境中培養出來。而這種剛強的女性角色形象可以在東北作家群的抗日作品中看見。因此，過往的東北作家，不論男女，在描寫女性時，往往會將東北女性強悍、勇敢等等的性格特徵賦予到他們筆下的女性角色上。

正如蕭軍在《八月的鄉村》中所寫的李七嫂和白朗在《生與死》中所寫的老伯母。李七嫂這角色並非一出場就是一個性格剛強、堅韌勇敢的女性，但從她與唐老疙瘡的首次對話中可以知道，她是個過着原始鄉郊村野生活的女性，不拘小節，說話率性，開口就「屁東西」，顯得她內含一種粗野的天性。在經過日軍的凌辱後，她的性格就完全地展露出傳統東北女性的形象，變得像男性般堅毅不屈。她不甘心被日軍侮辱，即使艱難重重，情人死在眼前，仍拿起槍械，奮力追上抗日的遊擊隊，以報自己和國家的仇。¹⁷這點

¹⁵ 普列漢諾夫著，曹葆華譯：《普列漢諾夫美學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轉引自劉春軼：〈「女人心」寫就的另一個世界——端木蕻良與他的女性形象系列〉，《名作欣賞》2007年第6期（月），頁40。

¹⁶ 劉春軼：〈「女人心」寫就的另一個世界——端木蕻良與他的女性形象系列〉，頁40。

¹⁷ 蕭軍：〈八月的鄉村〉，《蕭軍全集》（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頁81-90。

則反映出她經已獨當一面，驍勇強悍，與其他男性一字平肩上戰場對抗日軍，擁有男性的雄勇風格。因此，可以看到蕭軍在《八月的鄉村》這部抗日小說中對女性的描寫，刻劃出東北地區女性的剛烈強悍性格之特質。

在女性作家方面，白朗的《生與死》雖然不像《八月的鄉村》或其他抗日作品般，大量描寫戰火的殘酷，但從老伯母於牢房之中，面對日軍及勾結滿洲政府的上級，也勇敢作出反抗，放走八名對抗日軍的政治犯。¹⁸可見她對於不能認同的事有一種反抗的意識，甚至知道會因為反抗而受苦亦毫不退縮，顯現了東北女性剛強的性格特質。

這兩位身為東北作家群的作家，在描寫女性方面，都着力描寫出東北地區傳統女性擁有如男性般的雄強氣魄，她們不僅有驍勇善戰的一面，還有堅強不屈一面。這些女性角色的性格特質都體現於她們能像男兒般為了自身或家園，可以奮不顧身拿起槍械上戰場跟敵人血戰和對於苦難也能勇敢堅持，絕不退縮。

蕭紅為何會被歸類為東北作家群，是因為她在作品中也明顯地展現出以上東北女性的強悍性格特徵。再者，蕭紅不論在個人身份或是作品題材都符合東北作家群的定義。在個人身份方面，蕭紅在 1911 年出生於東北地區的黑龍江省呼蘭鎮，雖然她在 1934 年至 1940 年之間先後去過青島、上海、日本、武漢、西安、重慶及香港¹⁹，但她大部分時間都在東北地區生活。所以若在作家身份上作出界定，蕭紅屬於東北作家群。

在作品題材上，蕭紅的作品不但涉及抗日的意識，並且帶有鮮明的地域色彩，透過東北環境為寫作背景抒發自己的家鄉情懷。蕭紅所寫的《生死場》就正符合了以上兩點。《生死場》是以東北的農村作為背景，描寫一群低下階層的農民在面對日軍的侵略時，如何團結，立下盟誓與日軍奮戰到底的小說。在《生死場》中〈你要死滅嗎〉一章，眾東北村民圍成一團立誓說：「救國的日子就要來到。有血氣的人不肯當亡國奴，甘願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²⁰當中包含了蕭紅對家鄉情懷的環境描寫和愛國抗日的傾向。正如程凱華和李婷在《中國現代農村題材小說史》中所指，《生死場》是「蕭紅筆下最愚鈍的東北農民已在血海中盟誓抗日，成為抗日的先行者。」²¹由此可見，我們可以從蕭紅的個人身份和作品題材上，將她定義為東北作家群之一員。

三、蕭紅筆下的典型東北女性——以《生死場》的麻面婆及王婆為例

縱使蕭紅在描寫女性的性格特質上與其他東北作家群的作家分別不大，但她在文學創作結構下亦創造出一些典型的東北女性。那些典型東北女性的特點是在日常生活下，

¹⁸ 白朗：〈生與死〉，《白朗文集（1）·短篇小說集》（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頁 76-91。

¹⁹ 東南西北高飛客：《從呼蘭到香港——蕭紅新傳》，頁 112。

²⁰ 蕭紅：《生死場》，頁 91。

²¹ 程凱華、李婷：《中國現代農村題材小說史（1917-1949）》（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頁 187。

她們的角色是像個農民般，每天營營役役過着艱苦平庸的生活，只為了食物和生活而勞動。那些東北女性就會為男性提供支援，幫助男性向地主作出對抗。最後，當村子被日軍侵佔，她們更會不惜一切，挺身而出為國家而戰。

（一）艱辛農婦生活

在蕭紅筆下，東北鄉村裏低下階層女性一直過着辛勞艱苦的生活，帶出一種勞苦而且默默耕耘的農婦形象。尤其是在《生死場》的〈麥場〉那一章蕭紅是這樣描寫麻面婆的：

汗水在麻面婆的臉上，如珠如豆，漸漸侵着每個麻痕而下流……她用褲子抹着頭上的汗，一面走回樹蔭放着盆的地方，她把褲子也浸進泥漿去。……她燒飯，她的手從來沒用清水洗過。……過了一會，她又出來取柴，茅草在手中，一半拖在地面，另一半在圍裙下，她是擁着走。頭髮飄了滿臉，那樣，麻面婆是一隻母熊了！²²

生於鄉村間低下階層的麻面婆，每天所需要面對的工作不單單是下田種菜，更要處理一堆家庭事務，烈日當空下也要洗衣煮飯。她即使汗流滿面也不能放下她手上洗衣的工作。汗水流到她的眼裏和口中，所嚐到的鹽味與辣味，其實就是反映出她這種女性的工作極為辛酸。直到能小休一刻的時間，卻只能在樹蔭下乘涼，拿出一條褲子來拭去面頰上的汗珠。小休過後，又要重回工作的漩渦裏，忙着煮飯而披頭散髮，也沒空整理，像一頭母熊。崔舜華認為蕭紅描述麻面婆的工作，並把她比喻為母熊這種大型而不敏感的動物，目的是賦予麻面無知農婦的形象。²³但相對於無知農婦的形象，蕭紅更希望透過王婆的無間斷式辛苦工作，從更微細的日常生活角度訴說出東北低下階層的女性農民每天的勞苦及種種付出。這種艱辛的農婦形象並非只屬於麻面婆，而是一眾東北農婦的典型形象，如在〈麥場〉那一章，蕭紅不斷把王婆置身於稻田等工作環境中，以反映王婆等農婦的艱苦生活。

此外，蕭紅筆下典型的東北女性仍具有守舊的特質，在思想上保持着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這種觀念突顯於王婆對她女兒和兒子的死所表達的情感態度的差異。王婆在回憶她女兒的死亡時：

那天早晨……我想一想！……早晨，我把她坐在草堆上，我去餵牛；草堆是在房後。等我想起孩子來，我跑去抱她，我看見草堆上沒有孩子；……到冬天我的背

²² 蕭紅：《生死場》，頁 32-33。

²³ 崔舜華：〈十里山花寂寞紅——略探蕭紅作品中的生命情調與女性意識〉，頁 129。

曲得有些厲害，在手裏拿着大的麥粒。可是，鄰人的孩子卻長起來了！……到那時候，我好像忽然才想起我的小鐘。²⁴

這段描述可見，王婆對她女兒死去的態度極度冷漠和扭曲，基本上完全不在意自己女兒的死亡，毫無傷痛的表現，並且依舊地種麥，同樣地收割，相比起女兒，能餵飽自己的麥粒更為重要。到了秋冬時節，看到別人家的孩子才偶爾想起了自己已死的女兒。雖然何寄澎認為蕭紅描寫農婦為了生活而無暇悲哀孩子的摔死，表達了在鄉村裏，能讓人維持生命的食物比人命更重要，²⁵但筆者認為在上述的描寫中，蕭紅強調了孩子的身份是「她」，是一位女性的嬰兒，所以地位低微的並非人命，是女性的生命。這種完全冷漠的描寫，反映了女性微不足道的地位，她們的生命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原因卻只是因為那孩子是女兒。反觀第七章〈罪惡的五月節〉，當王婆知道自己的兒子被官府抓去槍斃後，王婆卻絕望得服毒自殺。²⁶即使同樣是自己孩子的生命，王婆的反應卻完全迥異，對於女兒的死則不當作一回事，但兒子的死就令她絕望得自殺。蕭紅賦予這些典型的東北女性這種扭曲了的思想，說明了在抗日戰爭爆發前，無稽的「男尊女卑」觀念，同樣地存在於東北地鄉村的女性心中，縱使她們同為女性。

（二）為生活勇敢抗爭

在《生死場》第4章〈荒山〉中，地主向趙三等眾村民要求加地租。初時，趙三是懷着堅定的立場，決心要與其他村民聯手拒絕加租予地主，並且成立「鐮刀會」，以武力保衛自己的家園及與地主抗衡到底。後來此事被王婆發現，身為女性的王婆不僅沒有心生怯懦，反而向鐮刀會作出一連串的協助：

「你們的事情預備得怎樣了？能下手便下手。」

他驚疑。怎麼會走漏消息呢？王婆又說：「我知道的，我還能弄支槍來。」

他無從想像自己的老婆有這樣的膽量。王婆真的找來一枝老洋炮。可是趙三還從沒用過槍。晚上平兒睡了以後王婆教他怎樣裝火藥，怎樣上炮子。²⁷

在這事情上，即使團結起來向地主抗爭的人仍然是鐮刀會及村內的一眾男性，但是透過王婆知悉事情並且施予幫助，可以看到東北女性強悍的性格特質。首先是王婆對地主的無懼，即使她知道一場武力抗爭即將爆發，亦毫無懼色，更甚者希望能參與其中，把自己視為鐮刀會的一份子，主動為趙三等人找來槍械，就算自己未必能夠與鐮刀會眾人上

²⁴ 蕭紅：《生死場》，頁 36-37。

²⁵ 何寄澎：〈鄉土與女性——蕭紅筆下永遠的關懷〉，《中外文學》第 21 卷第 3 期（1992 年 8 月），頁 5-6。

²⁶ 蕭紅：《生死場》，頁 70。

²⁷ 蕭紅：《生死場》，頁 61。

陣並肩作戰，也在能力範圍內盡量給予支援，可見王婆不甘向惡勢力屈服的強悍性格。其次，又見於王婆對於槍械的運用，更描寫出她過人的膽色。王婆不單止為鐮刀會帶來了槍械，還親自教授從沒用過火槍的趙三怎樣使用火槍。從趙三的無能反襯出王婆對武力的熟悉，同時強調了東北女性不遜色於男性的膽量。

王婆不屈的東北女性性格特徵除了體現在她對鐮刀會的幫助，更可見於她對於反抗地主的決心。其後，趙三因為把小偷誤認為地主派來縱火的人，不小心把小偷的腿打斷而被警察所逮捕。鐮刀會失去了趙三就開始步向衰弱，潰不成軍。此時，地主為了能順利加租，賄賂警所，以釋放趙三，並希望能以此作為人情收買趙三，令鐮刀會等人不再作出任何反抗。趙三從監獄出來後也失去了與地主抗爭的決心。對於趙三的退縮與王婆的堅持，蕭紅是這樣描寫的：

關於「鐮刀會」的事情他像忘記了一般，李青山問他：「我們應該怎樣剷除劉二爺那惡棍？」

是趙三說的話：「打死他吧！那個惡禍。」

這是從前他說的話，現在他又不那樣說了：「除他又能怎樣？我招災禍，劉二爺也向東家（地主）說了不少好話。從前我是錯了！也許現在是受了責罰！」

他說話時不像從前那樣英氣了！臉上有點帶着懺悔的意味，羞慚和不安了。王婆坐在一邊，聽了這話她後腦上的小髮卷也像生着氣：「我沒見過這樣的漢子，起初看來還像一塊鐵，後來越看越是一堆泥了！」……王婆同他激烈地吵打，但他絕對保持着他的良心。²⁸

王婆的生氣和激動，是因為趙三退出鐮刀會，主動放棄與地主抗爭。從她對趙三的訓斥，可以看到當中帶有鄙視的語氣。她認為男子漢不應如斯軟弱，對剝削自己的人不作出抗爭，反而俯首稱臣。這番斥責側面描寫了王婆內心存有對強權不畏縮的性格，在面對壓逼時，即使是女性，也能有比男性更堅強的決心。

（三）為國家而奉獻生命的英勇

蕭紅所創造的典型東北女性在抗日戰爭爆發後，她們都會從默默耕耘，一直忍受艱苦勞動生活的低下階層農婦轉變成能為了國家，將生命及既有的觀念置諸度外，性格顯得更為剛強、強悍和果敢的巾幗英雄。

就如在《生死場》第 13 章〈你要死滅嗎〉中，王婆面對女兒的死，其反應及態度可以得知她心存可惜和傷心。在此章，王婆收到黑鬍子的人傳來她女兒在戰場戰死的死訊，黑鬍子的人跟王婆說：「你的女兒能幹得很，背着步槍爬山爬得快呢！可是……已

²⁸ 蕭紅：《生死場》，頁 62。

經……」²⁹當王婆知道女兒死於日軍手下，雖然她霎時不知所措，滿帶傷感，或至流淚，並且不相信所傳來的消息，反覆地問：「那孩子死的時候，你到底是親眼看見她沒有？」³⁰對女兒已死的事情抱有不願意接受的態度。但當黑鬍子的人跟王婆說：「老太太你怎麼還不明白？不是老早就對你講麼？死了就死了吧！革命就不怕死，那是露臉的死啊……比當日本狗的奴隸活着強得多哪！」³¹王婆突然間好像是明白了一切，並且接受了女兒被日軍殺害的事實。

從王婆的哀痛反應可見，在抗日救國的關頭，她拋棄了傳統「男尊女卑」的固有觀念。在抗日戰事爆發之前，年幼的女兒死在她的眼前，她完全不當作是一回事，一副無關痛癢，事不關己的態度。但現在知道自己的另一個女兒，為了國家衝鋒陷陣，上戰場抵抗日軍而捐軀時，她卻收起了一貫輕視女性生命的觀念，認為女兒是有價值的，是值得為其傷心的。在國難面前，能為國家盡一分力，貢獻自己，即使是女性，都應該受到尊重。在另一方面，東北女性「拋頭顱，灑熱血」的堅毅強悍個性，被側面描寫於王婆得悉女兒死訊後的反應中。本來王婆聽到黑鬍子的人傳來的消息後，傷心垂淚，對此表示拒絕相信。但當黑鬍子的人告訴王婆這種死是驕傲的、是光榮的，王婆的反應即有所轉變，有種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感覺，並對此表示接受。那是因為王婆本來就是東北人，骨子裏就經已有種像男性般剛強的性格，所以當她知道女兒的死是為了國家民族上戰場對抗日軍，是有面目的死，便欣然接受。

再者，王婆豪雄的典型東北女性特質，可以體現於她面對日軍的盤問時處變不驚的反應。當時王婆居住的村莊經已被日軍佔領，而且日軍不斷在村內傳揚「王道」並全面搜捕抗日革命軍，在搜查至王婆家時，日本憲兵問：

「你家昨夜沒有人來過？不要緊，你要說實話。」

趙三剛起來，意識有點不清，不曉得這是什麼事情要發生。……

那個軍官樣的把態度完全是對着王婆，用一種親暱的聲音問：『老太太請告訴吧！有賞哩！』

王婆的樣子仍是沒有改變。那人又說：「我們是捉鬍子，有鬍子鄉民也是同樣受害……老太太說了吧！有賞呢？」

王婆面對着窗子照上來的紅日影，她說：「我不知道這回事。」……終於他什麼也沒得到答覆。」³²

這段日軍搜捕鬍子即革命軍的盤問，突顯了王婆作為典型東北女性的膽量。日軍在面對怕事怯懦的趙三時，所採取的盤問方式是破口大罵、恐嚇及威逼，因為知道日軍看得出

²⁹ 蕭紅：《生死場》，頁 88。

³⁰ 蕭紅：《生死場》，頁 89。

³¹ 蕭紅：《生死場》，頁 89。

³² 蕭紅：《生死場》，頁 84-85。

趙三有機會受不住恫嚇而供出革命軍。相反，在王婆出場時，日本憲兵的態度即時從威逼變為利誘，以友善的語氣和獎賞來引誘王婆說出革命軍的消息，原因是日本憲兵看得出王婆並非懦弱的女性，強硬的威逼只會惹起王婆更強硬的抵抗。最終，神態堅定的王婆以「不知道」作出回應，令日本憲兵知難而退。蕭紅在創造這個典型的東北女性形象時，刻意安排日本憲兵對待趙三與王婆的不同反應，其目的就是想透過趙三的膽小來襯托王婆的膽量，以表達東北女性在國難關頭，也有着過人的膽量。

蕭紅所寫的東北女性不但膽色過人，而且在救國抗日時也有挺身而出的勇氣。這種人物特徵又可見於王婆對革命軍所提供的協助。李青山在趙三家裏集會，組織抗日革命隊，商議對抗日軍的策略時，雖然王婆沒有在屋內共同討論，但其實她也參與其中，擔任危險的看守。蕭紅是這樣描述王婆的：

王婆的尖腳，不住地踏在窗外，她安靜的手下提了一隻破洋燈罩，她時時準備着把玻璃燈罩摔碎。她是個守夜的老鼠，時時防備貓來。她到籬笆外繞走一趟，站在籬笆外聽一聽他們的談論高低，有沒有危險性？手中的燈罩她時刻不能忘記。³³

蕭紅以守夜的老鼠比喻為王婆，以貓比喻為日軍，說明了王婆負責的任務相當危險，稍有不慎，即如貓捕鼠，難以活命。除了充當革命隊的看守外，王婆亦不懼怕日軍的逮捕，窩藏和照顧革命軍成員：「天一黑下來就有人越牆藏在王婆家中，那個黑鬍子的人每夜來，成為王婆的熟人。在王婆家吃夜飯……」³⁴並且為他們保管重要文件和槍械：「王婆往日裏，她不知恐怖，常常把那一些別人帶來的小本子放在廚房裏。」³⁵以上接應革命軍和替他們保留文件其實是件危險的事情，若果不幸被日軍發現，定必面臨滅頂之災，但王婆在幫助革命軍時完全沒有顧及自身的安危，把救國抗日的希望放在首要的考慮，這種為國家挺身而出的勇氣，正是蕭紅所寫的典型東北女性特徵。

此外，同在〈你要死滅嗎〉那一章節，寡婦們的宣誓也可以看到女性不比男性次等的強悍性格。村內的人都集合在一起，準備宣誓，要救國，要殺盡日軍。趙三莊嚴地說：「救國的日子就要來到。有血氣的人不肯當亡國奴，甘願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³⁶李青山問眾村民：

「弟兄們！今天是什麼日子！知道嗎？今天……我們去敢死……決定了……就是
把我們的腦袋掛滿了整個村子所有的樹梢也情願，是不是啊？……是不是？……

³³ 蕭紅：《生死場》，頁 85。

³⁴ 蕭紅：《生死場》，頁 88。

³⁵ 蕭紅：《生死場》，頁 90。

³⁶ 蕭紅：《生死場》，頁 91。

弟兄們？……」³⁷

但首先作出回答的並非雄糾糾的村內男兒，而是一眾寡婦：「回聲先從寡婦們傳出：『是呀！千刀萬剮也願意！』」³⁸她們宣誓時，地位、勇氣、勇猛的個性與男性們相等：「寡婦們也是盟誓。也是把槍口對準心窩說話。」³⁹蕭紅以此表達出東北女性為了國家榮譽，可以英勇地與日軍對抗。

蕭紅對這段對寡婦們的描寫，就是傳統東北女性在面對國家危難時，所帶有的男兒雄強氣魄性格。不少傳統文學作品中或是意識形態都認為，保家衛國，上陣殺敵都是男性的職責。但東北地區的女性卻因地理等自然環境的逼使下，被培養成如男性般的堅強勇敢的氣魄。當他們要宣誓殺盡日軍，報仇雪恨時，最先回答的並不是村內男兒，而是寡婦們，其實是展示出她們有着比男性更剛烈的勇氣，更加不畏懼敵人，願意上戰場衝鋒殺敵，以表現出傳統的東北女性英勇無懼的形象。

四、總結

總而言之，由於東北地區荒涼，當地的原住民都過着原始與自然環境及野獸搏鬥的生活，從而使當地的女性養成了男性般堅強、勇敢和豪雄的個性。這種東北女性的性格特徵往往成為了東北作家在描寫女性時所賦予的特點。蕭紅之所以被歸類為東北作家群，是因為她在個人身份上和作品題材上都符合東北作家群的定義。在這個共同的環境下，各東北作家包括蕭紅都塑造出相似的東北女性，她們的性格強悍，在被侵害的情況下，都願意如男性般為家園作出抗爭。這些女性是在共同的環境下被東北作家所創造出來，但蕭紅在這種文學結構下創造出另一種典型的東北女性。

蕭紅在文學創作結構下創造了一些典型的東北女性則更為立體，她們日常過着辛酸勞碌的農村生活，總是默默耕耘，不辭勞苦地工作，同時突顯出東北地區的荒涼環境。但當面對外來的侵略者，不管是地主對她們的生活剝削還是國家遇上危難時，她們的形象就會有所轉變，變得堅毅、勇敢、強悍，會協助男性作出抗爭，其氣魄毫不遜色於男性，她們並不退縮，甚至決心比男性更堅定。若國難當前，她們更會挺身而出，化身成為英勇的戰士，願意為國家上戰場殺敵，拋頭顱，灑熱血，奉獻生命，在所不惜，性格比男性更勇敢。

《生死場》中的王婆就能突顯蕭紅所創造的典型東北女性形象。在生活上，她每天都要在農村間辛苦地負責洗衣服和煮飯等雜務；在思想上，她有男尊女卑的思想，把女性的生命視為無物，即使是她的女兒。當地主加租，影響到她們的生活時，王婆的角色

³⁷ 蕭紅：《生死場》，頁 91。

³⁸ 蕭紅：《生死場》，頁 91。

³⁹ 蕭紅：《生死場》，頁 91。

形象變得勇敢，支持男性作出抗爭並加以援助。但抗日戰事展開後，王婆的女性形象就出現了明顯的轉變，她不再心存「男尊女卑」的觀念，會因為自己女兒戰死而傷心可惜，女兒為國捐軀而覺得光榮。自身原本默默工作的性格也變得勇敢和強悍，面對日軍的盤問時絲毫沒有懼色，積極協助李青山組織抗日革命隊，而且隱藏抗日革命軍及為他們保管重要文件。王婆以上的行為都表現出她作為東北女性堅強勇敢和具有反抗鬥爭的個性。在國仇家恨面前，她們變得強悍果敢，以國家大事為重，這種轉變就是蕭紅所創作的典型東北女性的特質。

蕭紅以細膩的目光看透農村女性日常生活中面對的艱苦，這不但是勞碌的苦，更是对命運感到無奈的苦。蕭紅在所創造的典型東北女性，不再單純地套上其他東北作家作寫的勇猛形象，而是更立體、更真實地反映出這些女性並非無時無刻都驍勇善戰，在日常中，她們也只是忍耐酸楚，默默耕耘的普通女性。而這，使蕭紅成為了東北作家群中「特別的存在」。